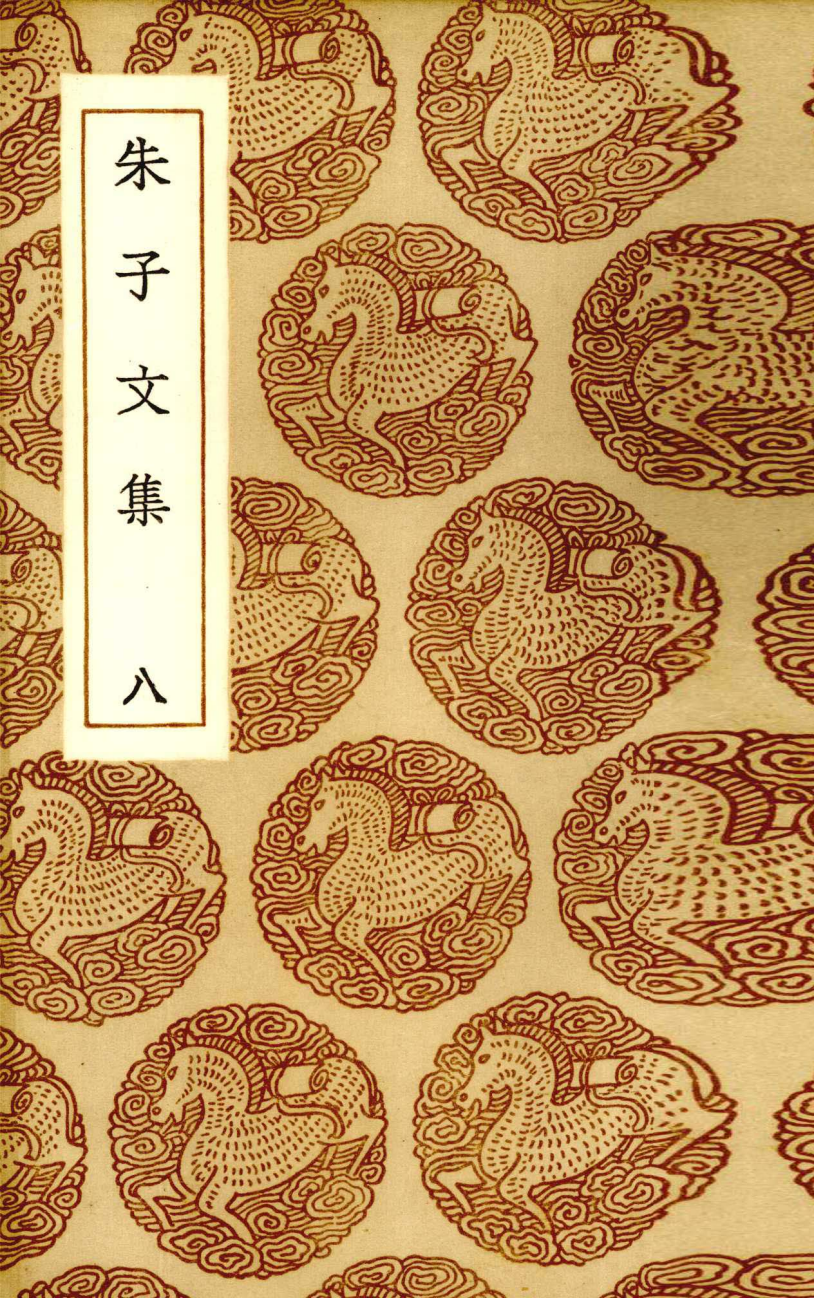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
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卷之十三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麤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

其至末至麤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豫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性之動處爲言。而情在其中也。物至而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地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如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閒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

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於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

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常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魍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

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及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絳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

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賅。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

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

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麤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竊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髣髴。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一北校功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麤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

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耳。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日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爛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齟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倡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途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王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

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矣。然則今日欲揀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大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大學解額。舍選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其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

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

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賅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年分。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

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輕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於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議。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此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